

戏的念词与诗的朗诵

洪深 著

戏的念词与诗的朗诵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是著名戏剧家洪深的重要戏剧理论著作之一。它研究了古今中外文学语言音韵的有关论述，结合我国现代戏剧与诗歌发展状况、从语言的四声、发音、韵律和节奏等方面探索了戏剧念词与诗歌朗诵的艺术规律。对戏剧、诗歌工作者有参考价值。

这一著作，曾在抗日战争时期发表过。本书是根据我社一九六二年的版本再版的。

戏的念词与诗的朗诵

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

(北京东四八条52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大厂印刷厂印刷

字数 55,000 开本 850×1168 毫米 2 $\frac{1}{8}$ 印张

1962年11月第1版 1981年10月第2次印刷

书号：8069·139 定价：0.32元

序

文学起源于口头傳誦，故尔古代文学率为詩歌，富于音乐性，在其本質上实近于动的時間的艺术，而远于靜的空間的艺术。然自文字发明，文学由口头傳誦而著諸竹帛，因文字的造型性，于是文学便自起分化，甚至生出文与語之乖离，所謂“文”者愈趋于靜的空間的美，漸与耳疏远而訴諸目。近代文学的小說，是大規模的油画，更几乎把导源于口头傳誦的音乐本質完全揚弃了。

然而艺术的进展，依照自然辯證法的方式是由两种相对的动向在交流着的。动的艺术不断的在追求靜的美，而靜的艺术也不断的在追求动的美。例如繪画是典型的造型美术，然而在我們中国，六朝时代的謝赫已经把“气韵生动”列为六法的首位。近代的西洋画家也蔚起了“破形运动”(Deformation)，也就是要在造型美术中追踪時間的音乐的美。

中国文学自“五四”运动以来与世界的潮流打成了一片，“形象化”的要求有意識地被促进着。小說家在追求“典型”的創造，艺人也在高呼“形象”的表現。这是在沿走着动的艺术追求靜美的路，但在这儿須得有适度的辯證的綜合。詩歌过分的追求靜美，会完全流而为散文而宣告詩歌的寿終正

寢。这也就給造型美术过分的“破形”，会完全失掉它的美的作用一样。文学在要求“形象化”的另一面，應該还有对于其音乐性的本質的闡发与展揚。近年来詩歌朗誦的运动，我感覺着是应着这种要求而发生的。

戏剧是艺术的綜合，它已經不是單純的文学。但戏剧文学在文学部門中却最能保持着口头傳誦的本質，它主要还是耳的文学。詩剧、歌剧須得配乐而唱，可无容贅言，即如近代的話剧亦須仗言語的音乐性以訴諸观众的感应而傳达意識。讀話劇的剧本与听話劇的放送所得印象大有不同，同一台詞由有修养的演員念出与隨便的朗讀复生悬異，也正道破着这个事实。

話劇运动在十年来的中国有惊人的发展，尤其是在最近两年。由于抗战的需要促进了話劇的演出，又由于話劇演出的頻度促进了戏剧文学的发展。一两年前时常听见的剧本荒的声浪，現在似乎变而为戏場荒，演員荒了。戏剧文学的发展也促进了文学向音乐性的回归，詩歌朗誦的兴起，一方面固由于受着音乐勃兴的影响，但在另一方面又受着話劇勃兴的影响，我看是毫无問題的。

中国旧时对于詩歌本来有朗吟的办法，那是接近于唱，也可以說是无乐譜的自由唱。但那唱法也有一定的規律可寻，在專門的音乐家听来，大約是可以譜得出若干种相当共通的調子出来的。这种朗吟法是被疏远了，新詩的朗誦在大体上接近于旧戏的表白，虽然沒有那样的誇張。究竟朗誦該得怎样，是不是也有几多規律可以寻繹出来，作为大家共循的軌范，似乎大家都还在找寻的途中。我听見过好些朋友的

朗誦，似乎都在全凭自己的天才，或全凭自己一时的感兴，而在那兒伸縮自在。同一的詩由不同的人誦出，或由同一的人先后誦出，会有完全不同的情調。這應該是不甚合理的事。甚至于連話劇念詞，我都感覺着有好些朋友也只是在靠着天才和感兴。一句話說穿，目前的朗誦和念詞還沒有十分達到科學化的程度。

朗誦和念詞都需要有先天的資本——聲音的質和量，這是起碼条件，應該置諸論外。但在这些先天条件之外應該有后天的技巧或方法。寻求这种技巧与方法的活动便是科学化。这些方法和技巧如被闡明了出来使大家可以遵行，先天条件充分的人可以增加他的光輝，即使稍不充分也可以补偿他的缺陷。詩歌与劇詞的效果便能够保持着它們一定的准度。这种科学化的工作在我們目前正感覺着有迫切从事的必要。

洪棲哉（深）兄是中国話劇运动的領導者之一人，話劇运动之有今日一半要仰仗他的功劳。但他对于話劇之外的一般的文学和艺术都有广泛的和深到的了解。他費了两年多的工夫写出了这篇內容丰富而有价值的論文——《戲的念詞與詩的朗誦》。这正是这一方面的科学化的第一步，而且是极坚实的第一步。我曾經聽見过他的撮要的講演，或許更要算是讀他的原稿的第一个人。我听了，讀了，深感覺着他用功的辛勤，运思的周密。他把他丰富的經驗和学殖，透彻地融汇了在这儿。由四声以至于韵律，由发音以至于节奏，于念与誦之中求其共通，复于共通之中求其变异。新旧兼融，中西共冶。条分縷析，反复論證。差不多把應該討究的項目都逐

一地予以了負責的解答。这无疑地是淺哉兄六七十种著述中的主要的一种。

言語是有生命的活動，中國的言語已經有了長遠的歷史在前，而在近年來更不斷地在和世界的潮流接觸，不斷地在吸收外來的影響而變化着。這變化是非常迅速的，因而用言語為工具的藝術也不斷地在變化，朗誦與念詞也應該時時都在變化。但這變化是循着一定的軌跡而前進，却是毫無可疑。軌跡已由淺哉兄替我們找出一部分，他是孜孜不息的人，繼此一定還有更多的發掘與更遠的探險，使我們得所遵循。而我們也正該努力追隨着他，去作周密而精詳的實驗與檢討。我們知道了怎麼念，怎麼誦，固然可以充分發揮既成的詩歌與戲劇的美或其效能，而同時更是促進詩歌與戲劇的進步。儘管是怎樣文雅的劇本，假使念不成詞，終竟不是良好劇本。儘管是怎樣形態的詩，假使不能成誦，那根本不是好詩。話劇劇本須得經過舞台烘爐的鍛煉，詩也須得經過朗誦的鍛煉。就連小說，也不應該完全拋棄了文學的音樂本質。小說如全無詩趣或動的美，便絕對不是文學，我想這也是可以斷言的。

郭沫若 一九四三年一月十五日

目 次

序.....	1
一	
話的四种作用.....	1
作用、內容与声音表現.....	2
說、念、誦应有分別.....	3
二	
中國字音的困难：四声阴阳.....	4
(一) 音高、音长、音势、声調——(二) 北音无入声	
(?) ——(三) “上” “去” “入” 如何分別阴阳	
字音准确的重要.....	11
三	
氣群与意群.....	13
重讀与強調.....	14
(一) 輕声与变声——(二) 話句的声調	
吐音的尺寸.....	19
四	
自然成节奏.....	29
(一) 节奏的界說——(二) 以节奏“統一化”其余	
节奏的变化.....	30
(一) 轉化——(二) 頌歎	
五	
詩与散文.....	35

(一) 詩的散文化——(二) 散文的詩化——(三) 自由詩	
韵律.....	40
(一) 韵律与意群的冲突——(二) 押韵与章节	
节奏与情感.....	47
詩、剧詞、說話.....	50
六	
一般的需要.....	51
(一) 关于发音:	
(一) 宜用与不宜用的肌筋——(二) 放松的意义——(三) 共鸣——(四) 吐字清楚的条件——(五) 音色与情感——(六) 喻度与气流——(七) 音的“远行力”	
(二) 关于声音表现:	
(一) 說与唱——(二) 短語化——(三) 必要的变声——(四) 共同的六件事: (1) 強調的方法与程度——(2) 声調与心理活动——(3) 頓歇非休息——(4) 插注与正文——(5) 节奏的強調作用——(6) 适宜的音高与速度	
七	
詩的朗誦.....	71
(一) 詩人的人格——(二) 节奏分明但不机械——(三) 两种可能的变化	
戏的念詞.....	73
(一) 剧中人的人格——(二) 自然与錯誤的自然——(三) 做作音色	
說話与一般的散文.....	75
(一) 朗誦者所覺察的情緒——(二) 声音不悅耳——(三) 意识地控制呼吸	
“說” “念” “誦” 比較表.....	79

話的四种作用

說話——广义的，不論为临时触发，随口說出；或为念誦都已經寫成的各体文字或詩詞——必須同时顧到它的四种作用。

(一) 陈述一些事实，一种情况，喚起听者的注意，促進听者的思考，影响听者的見解；这是說明事物，說話的最普通最基本的作用。

(二) 表露发言人的感覺、趣味、主觀；他自己的对于所述事物的态度，甚至成見；这是表示情感，說話的第二种作用。

(三) 用不同的“声气”(Tone)，对于不同的听者，暗示发言人与听者的情分友誼，使得听者隐隐中覺察那說話人对他是友情的或非友情的，是在恭敬他，或在侮辱他；这是建立关系，說話的第三种作用。

(四) 大凡說話，不会全无緣由；即如閑話談天，或是为乐趣，或是为卖弄，也都“有所为而发”；一番說話背后的整个目的，規定了何以陈述的是某些事实，何以表露的是某种情感，何以建立的是某样关系；这是說話的第四种作用：进行企图，是一切說話的真正原因。

随便举一个正常說話的例子：有人向他的朋友講論物价問題，他說起物資如何缺乏，交通如何困难，价格如何不能

不高漲，那些仅恃固定薪給以維持生活的人如何感受痛苦，这是“事物”。他言时“未免感慨系之”，因为他年事已高，无多猎取財物的心力了，这是“情感”。他說这话，希望友人增加对他的同情，无论他对物价問題如何憤慨，他无意得罪听者；所用声气，决不会使听者难堪，这是“关系”。而他的真正来意，乃向他的朋友借貸五百元，这是“企图”。

作用、內容与声音表現

話的作用，即是話的內容，当然在选字造句时即經決定。所仰仗于声音表現的，只是傳达的不誤。而准确地傳達話句的內容，非有适当的声音表現不可；否則必致損害內容，有时且可招致意外的反效果。且举一实事为例証：若干年前，英国有少女为男子誘惑，生一孩后被遗弃。她在貧困中亦曾哺育嬰孩一个时期。但不久此孩弃尸在街头发现，警察根据房主人报告，在孩死的翌晨他所听到那少女亲口說出的三句話：

我能把它怎么办！

我必得弄掉它！

我已經害死它了！

因認少女为受生活压迫而忍心杀孩，乃以故意謀杀罪起訴。辯护律师霍而（M. Hall）相信那少女所作“眠时餵乳，不慎悞斃”的自白；又考查那少女前后的行为与态度，除此三語而外，絕无事实足以証明她是厌恶己孩，有必欲置之死地之意；但这三句話，又确是那少女所亲說，并曾数次在法

庭承認，就字面而言，万不能謂为无意！霍而于是悉心研究那少女說这三句話时所用的声調：第一句話所強調的究为“能”还是“怎么办”？第二句話究与第一句相連，还是与第三句相連？他盤詰証人的結果，勉能確定那少女的三句話是这样說的——

我能把它怎么办！

.....

我必得弄掉它！我已經害死它了！

強調“能”字；“我能把它怎么办”，乃是她发觉孩子不意被悶死后一时心中无主、为难、恐怖的慌急語！第二句与第三句連接，乃是隨口說出她忽然想到的幼稚无識的善后办法。經此解釋，这三句話，乃与少女所自白的事实符合，也正可以證明她并非有意杀孩。后来果然被判无罪。判决的根据，即是那說出这三句話的声音表現——“強調”与“頓歇”！

說、唸、誦應有分別

胜任的声音表現，乃是运用人音的一切可能的变化，以發揮所預期的每句話的每一作用，使得到达听者的耳鼓时，能够发生那应有的效果。四种作用中，“关系”与“企圖”是屬於战略的；其处理往往隱晦含蓄。“事物”与“情感”則屬於战术。声音表現的技术，大都应用在战术上，而同时确在无形中滿足战略的要求。凡特殊說話（如学术演講、政治宣傳等）和平常說話（生活工作所必須的說話）——又，自己說話（念剧詞也算自己說話，因为演員应化身为剧中人）

和朗誦別人的詩文——其分別第一在四种作用的不同處理；這是關於話的內容方面的。此外，話句的組織與形式，也各各不同。譬如同為劇詞，並假定所發揮的正是同样的四种作用，但一用散文寫成，一用詩句寫成，說念時豈能毫無分別？作者为什么要用某一種形式？一定因為這一種形式可以引起那別一種形式所不能引起的效果。所以在形式方面，也必然須要不同的處理。關於前者，從事聲音表現的人，應須留意“意群”、“重讀”、“強調”、“聲調”、“音色”諸問題；關於後者，應須留意“习用的字音”、“輕聲與變聲”、“節奏”、“頓歇”、“音步”、“轉化”、“韻律的格式”、“押韵與章节”諸問題。總之，隨便說話，念讀一般的散文，念讀情感的散文，念讀劇詞，朗誦一般的詩、自由詩以及甚有規律的詩，應當有分別，各見特長的。

—

中國字音的困難：四聲陰陽

中國字音的困難特多。中國語亦為“聲調語言”(Tone Language)之一：聲調即“音高”的上升或下降，成為字音的一部分[⊖]相同的聲母韻母，如用不同的聲調說出，便另有一義，另為一字，如：

⊖ 此言單字的聲調，與話句的聲調截然為兩事。——原注。

相同的声母韻母	阴 平	阳 平	上	去	入
ㄩ ㄩ	坡	婆	頗	破	迫
ㄩ ㄩ	低	抵	底	第	的
ㄌ ㄩ	噜	爐	據	路	鹿
ㄤ ㄤ	蒿	豪	好	号	涸
ㄩ ㄩ	居	菊	举	据	剧

除非在特殊情形之下，为大众习惯所许可，字音是不得稍微改变的。

(一) 音高、音长、音势、声调

声音变化的因素，原不只是声调，尚有“比較音高” (Relative Pitch) \ominus 。与“音长” (Duration) 与“音势” (Stress)。历来理论者，以为中国字的四声，是和这几种因素都有关系的。特引数说于下：

四 声	音高Pitch	音长Duration	音势Stress	声调Inflection
平 上 去 入			平声哀—— 上声厉—— 去声清—— (唐《元和韻譜》)	——而安， ——而举， ——而远， 入声直而促。
平 上 去 入	上声高呼——	去声分明哀道远， 入声短促急收藏。 (釋真空：《玉鑰匙歌訣》)	猛力强，	平声平道莫低昂，

\ominus 在此文中，简称“音高”。——原注。

平上去入		其迟其轻则为平，其疾则为上——去——入。	
平上去入	平声最长，上——去次之，入则絀然而止，无余音。 (同上)		
平上去入		急气音之则为去，缓气音之则为入。 (王鳴盛：《十七史商榷》)	
平上去入		去声激厉劲远，曲折跌宕，全系乎此。 (杜文瀾：《憩園詞話》)	
平上去入	平声尚含蓄，上声促而未舒，去声往而不返，入声戛然—— (謝元淮：《填詞淺說》)		——而調難自轉。
平上去入	入声为短音。 (黄著彤：《华語考原》)		平声为水平調，上声为昂上調，去声为落下調。
平上去入			阴平前后皆高，阳平先低后高；上声单念，字尾渐高；但在句首或句中，純为低調；去声先高渐降。

綜合諸家的意見：論“音長”，去声最长；平、上次之；入声最短。論“音勢”，亦以去声为最重；入、上次之；平声最輕弱。論“聲調”，《元和韻譜》与《華語考原》，似可代表一般的見解。惟关于“比較音高”——例如“坡”、“婆”、“頗”、“破”、“迫”等字在五線譜上的位置，出音时是否相等？如有高低，差到几个音程？——却大都未有詳說。时人后覺在所著《國語發音學》中，列有“五声音程譜”，照譜中所記，出音时上声最低，再阳平，再阴平，再去声与入声。收音时，去声因系降下調为最低；上与阳平均为昂上調，而阳平高于上声；至于阴平与入声，因本无低昂，收音时的音高，与出音时相等。这个假定，不知有何根据。或亦仅如其他理論者的专恃个人的耳音以判別一切，那便不能十分可靠。究竟音高、音长、音勢、聲調四个因素如何錯綜配合而构成中国字的回声，尙待有人使用科学工具如“波动自記器”（Kymograph）之类作精密的測量与試驗。⊕

五声音程譜



中
(阴平) 华
(阳平) 好
(上) 大
(去) 圆
(入)

⊕ 如只为实际应用，上面所綜合的諸家意見，足可为声音表現时的一助，
遵守範圍即可，初无须乎过分地誇張或頂真的。——原注。

(二) 北音无入声 (?)

国音系以北平音为根据。北平音系的声调没有入声；各地的入声字，都分配在阴平、阳平、上、去之中。这是“习用”。近人编制字典韵书，自是一致遵守的。不过，在实际的声音表现上，有时应有例外。譬如唱南曲不能不唱入声。因为在作者听者的地区中，入声本来是日常使用与流行的；倘改唱平上去，即不免损失若干效果。曲家李渔、吴梅等，都坚持唱南曲须唱入声。而吴梅在他的《顾曲麈谈》里，更说明唱入声的方法：“入声唱法，以断为最宜；所谓断者，于字之第一腔即断勿连……南曲唱入声无长腔，出字即止”。

在引声拖腔之中，掺夹断断勿连之音，正是南曲的特长：废弃入声，不啻故毁南曲的妙处，其实是可惜的。又，念诵古代的诗词，其要求与唱南曲相仿。如果作者在写诗时曾是有意地使用入声字，旁人朗诵时便不应无别地将入声字另视抹杀。《国音常用字汇》《本書的說明》第六条云：

入声的讀法，还應該兼存。因为諷誦前代的韻文，尤其是律詩与詞，若将某某入声字讀成阴平或阳平；或将一首詩中几个押韻的入声字讀成阴平、阳平、上、去几个不同的声調，必至音律失諧，美感消灭；所以这是應該依旧音讀为入声的。例如張祜詩：

故国三千里；深宫二十年。

一声河滿子，双泪落君前。

Θ 即使在地道的京剧里，入声亦尚未完全廢棄，例如念或唱“不”、“北”等字，常是“出字即止”，以增加勁力与悦耳的程度。——原注。